

自序

原住民當前的地位與處境與解嚴前相較，確實改善許多，民族發展有了新機，民族活力也逐漸綻放，原住民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族群關係也不斷改善；然而，無庸諱言，原住民當前仍面臨不少問題和困境，有待在原住民族政策上進一步努力與發揮。

部落於早期共有的蔓植林 - 「百甲地」，係族人祖先胼手胝足共創的水源林地，父執輩為融入主體社會，追求文明及現代化，以獲得文明的「電氣化」生活，結束落後的「火把」生活，乃商議將該地租予漢族墾民，租期十年，租金作為用電設施所需經費，至租期屆滿，族人欲收回該地時，發現承租人已輾轉易主，且偽造契約、偽刻印章，誑稱原住民皆已同意出售該地，族人乃四處陳情及訴諸司法，均無功而返；而該地已被開墾，桂竹全遭砍伐，族人從此水源匱乏，位居集水區卻四處覓水，即使有水，水質惡化，族人不似從前生飲，甘之如飴，此即傳統土地被不當手段流失，這種情形，原住民社會處處可見，原住民許多精英常自嘲，原住民生活雖已邁入現代化，戶戶有汽車、洋房、電視……等，但是多由貸款得來，原住民無力償還，其不動產動輒查封或讓售土地情事，比比皆是，形成另類的貧窮。

原住民的困境如同南美洲一位原住民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中的發言與表述，可以視為全球原住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反省與總結：

以往，原住民安穩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後來，「文明」來了，帶著資本和權力，野心勃勃的想掠取我們豐富的資源。他們征服了我們的土地，我們因此失去了家園、聖地、農田、獵區和漁場。他們叫它「發展」，我們卻認為是破壞；他們說，「它」可以提升生活，我們卻認為它帶來屈辱；我們賺得了大筆的財富，我們卻變得一貧如洗；他們建立了大企業，我們卻變成廉價勞工；他們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我們因此失去了傳統的醫療資源；他們高唱平等，我們卻感受到社會歧視；他們說要推展基礎建設，我們卻認為它是侵犯；他們說：這就是「文明」，可是我們卻因此失去了文化、語言與宗教……。他們將我們臣服在文明的法律下，卻反而要奪取我們的土地；他們帶來了疾病、戰爭、毒品和飲酒，卻沒有給我們同等的教育和醫療。「它」已經持續了五百多年，而且還要繼續下去……。

(ftp// : [ftp.halcyon.com](ftp://ftp.halcyon.com) 1995)

上述的一段話，正是原住民問題最好的寫照，足以發人深省；惟原住民族政策制定的過程；過去多是由上而下，由政府自行界定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再好的施政沒有原住民族當事人的參與決策，執行結果必然偏差，因此原住民行政組織特殊化是必要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單獨設立乃因應而生，只是各界對於原住民行政組織應特殊化或一般化見解不一，只要談到政府組織改造

即衍生原民會與其他機關合併的爭議，欲將原住民問題視為一般問題處理，實際上，當前原住民問題已不僅是發展問題，同時也是最根本的民族生存問題；而民族政策的問題認定、規劃、執行、評估，原住民族行政組織幾佔執牛耳的角色，行政體制的良窳及功能，對於民族政策的成效有極大的影響及關聯。

就讀碩士班時，筆者亦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企劃處服務並鑒於國內學界缺乏有關原住民行政體制完整性、延續性、深入性的研究，是以選擇「臺灣原住民行政體制之研究」作為研究主題，企圖學以致用，惟是目選定後，工作及雜務纏身，致論文遷延時日完成，愧對指導教授、長官、師長及親朋好友們。筆者才疏學淺，而且論文在工作匆忙之間完成，或許有欠深思熟慮及謬誤之處，尚請學界前輩不吝指正及見諒，是為至幸。

不惑之年，方讀碩士班，難免感到靦腆，惟學無止境，「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時時充實自我，吸收新知外，更可以修身養性，以及享受讀書的樂趣，增添生命的樂章。本文若有那麼些許價值，全要歸功兩位恩師 - 高德義教授及張中復教授，他們的面授機宜及諄諄教誨讓我得以循序漸進，完成碩士論文，對於原住民行政的書刊、論文也因而閱歷不少，指導之恩，永誌不忘。特別要以感恩的心、感恩的情，感謝我在碩士班的所有老師，以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和平鄉公所的長官，同仁，如浦忠勝、林添輝、董新華、周吉德等，由於他們的鼓舞和關懷，使我有志者事竟成，完成碩士階段的學業。

在臨門一腳的時刻，熱心協助繕打、校稿、整理的同事，林秋菊、趙毓瑜、邱美琪及我的兒女林艾琪、林健豪、舅子羅清輝、甥女林曉華老師，衷心感謝他們，祝福他們。內人羅賽從花樣年華至不惑之年，始終任勞任怨的同甘共苦，她默默的鼓勵及愛護，是我繼續求學的動力，我們將本著初衷持續牽手至未來。今年三月間，曾經擔任高砂義勇軍的泰雅勇士 Suyan Bay - 我的父親，驟然仙逝；以及年邁坐在輪椅上的母親，因四處擔任公職，未能克盡孝道，樹欲靜而風不止，沈痛之情，難以筆墨形容，謹以這篇論文作為思念及感恩的謝忱。

林益陸 序於家鄉 - Lolu 部落
九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凌晨